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五回 禿總兵生擒二將 狄元帥認錯求和

詩曰：天朝虎將被擒拿，只為當時走路差。
逞勇以強終凶失，偏邦到底弱中華。

當日狄元帥自知理虧，在馬上欠身打拱說：「禿將軍，向導官走差路途，誤來貴國，錯犯你關，原乃本帥之失。禿將軍且消息怒，待本帥來日親到貴關，賠了錯失之罪，即日收兵前往西遼便了。」禿天虎說：「狄青，你休得妄想！你身為主將，執掌兵符，事事全憑你指揮，差使向導，如何走差得路程？不到西遼，反侵我邦，無端殺害了我哥哥，說什麼賠罪息怒之話，於情理上斷難容你這匹夫！」說罷，把手中丈八長矛向心窩刺來。狄元帥即忙把金刀架開，放下笑臉，叫聲：「禿將軍，本帥已走差了，賠罪也罷了，因何你還不干休？到底主意若何？」禿天虎喝聲：「狄青！你若誤走國度，不傷我邦人口，還情有可原。你兵一到，便奪關斬將，傷了我哥哥，此仇此恨，與你冤如深海，今朝與你必要見個雌雄！」又是一槍刺來，元帥又用金刀撥在一旁，復開言說道：「禿天虎，你全不依理論定，如此凶狠。只為本帥一時走差了你國，誤傷了你兄，乃本帥差錯，所以三番兩次即你動手也不較量。若問誤傷你兄，今既死，已不能復活，本帥已經殮殯埋葬，待平定西遼，回朝奏知聖上，超度他的靈魂，封墳墓以補報也。我勸禿將軍休得認真起來，古言山水也有相逢，將軍你可想得來！」禿天虎喝聲：「胡說！無辜侵犯，你把我兄殺害了，就是這等罷了不成！若要俺的干休，除哥哥復活還可，休想別的求和。有仇不報枉英雄！」說聲：「看槍！」又刺過來。

元帥金刀架住，暗想：「看他如此硬性，料想以善言相勸未必和諧，不免與他交戰，殺敗了他，方知我兵厲害，然後講話自然允諾了。」復高聲說：「禿天虎！今本帥自知理虧，以理而言。你卻執一之見，不聽本帥之言，如若必要交兵，倘有差遲，悔之晚矣！」禿天虎說：「狄青！你既傷我胞兄，俺便與你勢不兩立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有何悔恨之理！」元帥聽罷，回顧左右說：「那一位將軍與他交手？」閃出扒山虎張忠說：「元帥，待小將拿他！」元帥與三將一起退後，此時張忠一馬當先，提起大刀砍去，禿天虎長槍急架相合。二將交鋒，殺到六□餘合。禿天虎果然武藝高強，張忠敵擋不住，卻被他攔開大刀生擒過馬，喝令眾兵丁綑綁了。元帥一見大怒，正要出馬，旁邊又閃出一將，是李義，說：「元帥不必心煩，待小將拿這個番奴！」說罷一馬飛出，提起長槍當心就刺。禿天虎把長矛架開，大殺一陣，戰有五□個回合，李義招架不住，又被禿天虎活捉綑綁了。

石玉心中大怒，不待元帥將令，拍馬上前，舞起雙槍亂刺。禿天虎連拿二將，那裡看得起石將軍！在此戰到三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原來這石郡馬乃是王禪鬼谷的徒弟，與元帥同拜一師。前者老祖把槍法傳授與他，比眾不同。因贊天王部將薛德禮的混元鎚厲害，故賜他風雲扇破他混元鎚立功。但風雲扇只破得混元鎚，別樣物件破不來的。況且此時乃用力戰鬥，縱有法寶也不中用的。禿天虎實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石玉那裡是他的對手？但他是仙傳槍法，所以還抵擋得住。此時沙場內殺得煙塵滾滾，日色無光。衝鋒到八□個回合，元帥見二將殺得難解難分，恐防石玉有失，傳令鳴金收軍，二將退回。

禿天虎得勝回營坐下，吩咐小番綁過二員宋將。張忠、李義二人英姿勃勃立在一邊。禿天虎叫聲：「二南蠻，你既已被擒，何不下跪？」二英雄喝聲：「禿天虎，休得大言！俺乃天朝上將，焉肯屈膝跪你！」禿天虎說：「我且問你，兩國從來相和，為何興兵侵犯，恃勇稱強，奪關斬將，是何道理？今日被擒，尚且強項！」張忠聽了冷笑一聲說：「禿天虎！這是你的糊塗，反說俺的無理。」禿天虎喝聲：「好花言的南蠻！你們無禮，反來說俺的不是。」張忠說：「禿天虎！可見你外國之人，不讀孔聖之書，不達周公之禮，古云：『正理一條，蠻行千樣。』你的強蠻令人可殺。」禿天虎聽罷，氣得火煙直冒，怒跳如雷，立起身來，鬚眉倒上，雙眼圓睜，喝聲：「你這等說，難道本總差了麼！」張忠說：「為何不差？」禿天虎說：「俺怎生差處？你且說來！」張忠說：「我們奉旨征代西遼，誤走路程到來你國，也是平常之事。我兵初到來，營寨尚未安紮，你的哥哥禿天龍若問明情由，說明此處不是西遼，自然即日收兵前往西遼，如何不好！誰由他恃著強蠻，領兵殺來，把天兵看得如同兒戲，定要即刻交鋒。豈不曉得刀槍乃是無情之物，二虎相爭必傷其一。論起來，不說明即要戰殺，還是你來犯上，還是你兄自來尋死，叫那人償他的命？俺今日好言問道，你不明白細細思量得來。俺二人乃是頂天立地的硬漢，既被擒拿，要斬就斬，要殺就殺，何懼之有！」

李義在旁，見他說此硬話，連忙說道：「張哥哥何必教導這番奴，既被擒來，諒情要做刀頭之鬼，何必與他較量許多言詞！」禿天虎聽了喝聲：「要殺也不為難！」二將說：「禿天虎！你可曉得我邦元帥為人有大將之才，前者一人殺敗西遼數□萬雄兵，你邦縱有雄兵猛將，那裡是俺元帥的對手！征滅掃平你邦，有何為難！若殺了我二人，就是狼主求降也難依了。況且焦廷貴誤傷你兄，與我二人何干！」原來這些外國之人，雖是強蠻，到底愚直。這禿天虎聽了二將之言，不覺想了一會，暗說道：「俺聽這回南將之言，也覺有理。論起來我哥哥好不狂莽，俺與他原有幾分不合之處，但無事被殺，總要報仇的。既然焦廷貴殺我哥哥，想來那裡要他二人償命！罷了，待明日拿了焦廷貴，然後放還他二人便了。」禿天虎主意已定，吩咐小番：「張忠、李義二犯打入囚車，押在後營好生看守。待等拿了焦廷貴，然後放他們回去。」二將聽了禿天虎不殺之言，方才安心，只慮不拿得焦廷貴，一人也放不成了。在下不表番營二將。

且說狄元帥收兵到關坐下，傳今吩咐焦廷貴來見本帥。不一時，焦廷貴得令，還不知元帥何事，立刻上前說：「元帥在上，末將打躬。不知呼喚有何吩咐？」元帥大喝一聲：「匹夫！你說到過西遼地，熟識路途，故此本帥點你為向導官。你行到了火叉崗，不向西北而走，卻從東北而行，混來單單，走差國度，罪於本帥。你又不問明緣由，便殺無辜的禿天龍，怪不得禿天虎不肯干休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嚇，元帥！當真走差了麼？」元帥喝聲：「該死的匹夫！若不走差了，本帥焉能怪著你！單單國向來與我國相和，如今忽動起這場刀兵，禍端皆由你這匹夫之人！刀斧手上來，拿去斬訖！」兩旁一聲答應。

這焦廷貴心中著急起來，倒身跪下，說：「元帥請息怒，末將還有辯言。」元帥大喝：「匹夫有何辯言，快快說來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元帥，你為一個千軍萬馬之主，事事多要聽從元帥，選他的才幹調用。你用末將為向導官，若是末將不從，又恐違了軍令。元帥應該查明果然誰人熟識西遼路途，為何烏烏糟糟點小將做個向導官，開路先鋒？大兵一到了火叉崗地方，小將就有些疑惑起來，兩條大路像個火叉的形模，想去思來，記得不清，不知那條路是走西遼。只見山腳下有一老鄉民，故小將隨即問他，這老人指點的路，我一照依而行。就是走差了國度，乃元帥錯用了人之過。若將我焦廷貴斬首，甚是不公平。」元帥聽了高聲說道：「本帥怎樣不公平？你且說來！」焦廷貴說：「方才說過，大凡行兵調將，統憑元帥量才撥用，末將做不來的，元帥不該點我為向導官。」元帥喝聲：「匹夫！你說到過西遼，故此本帥才點你的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元帥，我雖然到過一次，只因月久年多，就忘記了。走差國度，仍平常事，難道將末將斬首！」元帥大喝道：「好利口的匹夫！走差國度，本帥已有欺君不細之罪；妄殺禿天龍，他的兄弟不肯干休，本帥再三賠罪，他卻執一之見不肯依允。況且二將被擒，不知性命如何，皆因你斷送了。照依軍法，斷難寬恕！」喝令：「刀斧手斬訖來！」刀斧手一聲答應，登時把焦廷貴綑綁，推下階來。不知焦廷貴性命如何，正是：

莽將難逃嚴法律，陰魂從此繞邊疆。